

续资治通鉴

第二函
十四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湖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五十三

起昭陽赤霄若正月盡閏
二進攝提格十一月凡二年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

紹熙四年

金明昌
四年

春正月己巳帝親重華宮

辛未金以瓜勒佳清臣

舊作夾谷
清臣今改

爲右丞相監修國史時議簽軍

戍邊金主問清臣曰漢人與夏人孰勇清臣曰漢人勇金主曰昔元昊擾邊宋終不能制何也清臣曰宋取軍法
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勝彼也 癸未金尙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禮部主事金主曰朕嘗語卿百官

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禮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之若久於其職卽中材勝於新人事既經練亦
必有濟不可輕易改除金主又言凡稱異政謂其才也若清廉乃本分以貪者多故異宰臣言近論方今孝弟廉
恥道缺乏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爲上巧猾之徒雖有臧污
一旦見用猶爲能吏此孝弟廉恥所以衰也若尙德舉廉則教化可興矣 辛卯蠲臨安民身丁錢三年 金賑

河北諸路水災

丙申金東京路副使王勝進鷹金主遣諭之曰民間利害官吏邪正略不具聞乃以鷹進此豈

汝職耶後毋復爾

二月戊戌朔詔內侍陳源特與在京宮觀

金主如春水始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社稷

癸亥還都

丙寅出米七萬石賑江陵饑

金參知政事張萬公出知東平府金主曰卿屢以母老乞罷特昇鄉

郡以遂孝養朕不汝忘也萬公因進讜言金主嘉納 三月庚午金主將幸景明宮御史中丞董師中侍御史賈

鉉等上書諫曰陛下下詔罪已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幸今方春東作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宮揆之於

事似爲不急況西北二京臨潢諸路比歲不登加以民有養馬策軍挑濠之役財用大困流移未復米價甚貴若
屬從至彼又必增價口糴升合者日以萬數舊藉北京等路商販給之倘以物貴或不時至則飢餓之徒將復有
如曩歲殺太尉馬毀大府瓜果出忿怨言而起爲亂者矣況南北兩屬部蕩搖可虞若忽之而往豈聖人萬舉萬
全之道哉迺者太白書見京師地震又北方有赤色遲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聖意修德銷憂矧夫遠游
古人所戒達自周秦近逮隋唐與遼皆以是生釁可不慎哉可不畏哉左補闕許安仁右拾遺路鐸亦皆上書極
諫金主召師中等賜對卽從其奏仍諭輔臣曰朕欲巡幸山後不禁暑熱故也今臺諫官咸言民間缺食朕初不
盡知既知之暑雖可畏其忍以私奉而重民之困哉

攷異黃師古等諫北幸金史記傳俱作四年徐氏後編繫於五年誤也五年乃是諫而不從耳

金以工部尙書胥持國

爲參知政事持國繁時人初以經童入任累遷太子司倉轉掌飲令金主在東宮識之擢祇應司令及卽位遂大
用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素知金主好色陰以祕術干之金主嘗物色宮中女子得沒入宮監籍之女李師兒宦
者梁道譽其才美勸納之金主好文詞師兒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尤善伺候顏色迎合旨意遂大愛幸封爲昭
容持國多賂遺昭容左右用人昭容亦自嫌門第薄欲藉外廷爲援數稱譽持國由是大爲金主所信任丙
子帝朝重華宮皇后從辛巳以葛鄰爲右丞相陳駢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吏部尙書趙汝愚同知樞
密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爲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
辭給事中黃黼

攷異宋史趙汝愚傳作黃裳案裳於靈宗卽位後遷給事中此時不在給舍也今從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文作黃黼

言汝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至誠懇懇

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義端識見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備朝列義端由是補外汝愚獨以故事辭帝
遣學士諭意謂高宗聖訓本以析秦檜之姦謀蓋有爲言之也汝愚乃受命壽皇召見之曰卿以宗室之賢爲執

政乃國家盛事卿在蜀時所奏議甚善可與資治通鑑並行 癸巳帝從壽皇壽成皇后之聚景園 甲午金
敕御史臺奏事修起居注並令回避 乙未修巢縣城 夏四月金百官三表請上尊號金主曰祖宗古先有受
尊號者蓋有其德故有其名比年五穀不登百姓流離正當戒慎修身之日豈得虛受榮名耶不許仍斷來章其
後親王大臣太學諸生屢請上尊號竟不許 己酉罷括買四川沿邊郡縣官田 丁巳金敕女直進士及第後
仍試以騎射中選者升擢之 五月己巳賜禮部進士陳亮以下三百九十六人及第出身制策問禮樂刑政之
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於壽皇蒞政二十八年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
所以察言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也哉
時帝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以爲善處父子之間親擢第一既知爲亮乃大喜授亮簽書建
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卒 丙子淮西大水 辛巳金主諭諸路令月具雨澤田禾分數以聞 丙戌紹興大
水 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 壬辰大尉利州安撫使吳挺卒挺少起勦閩弗居其貴雖遇小官賤吏不敢怠
忽拊循將士人人有恩璘故部曲拜於庭下輒降答之及失律誅治無少貸 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
罷召姜特立不報六月丙申朔正出城待罪六和塔上疏切諫戊戌祕書省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祕
書郎范黼彭龜年校書郎王爽正字蔡幼學顏棫吳獵項安世上疏乞寢特立召命皆不報正因繳進前後錫賚
及告敕乞歸田宅亦不許 賑江浙兩淮荆湖被水貧民 戊申簽書樞密院事胡晉臣卒諡文靖帝自有疾不
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爲先次及親君子後小人抑僥倖消朋黨敗沃劉
切彌縫縝密人無知者 癸丑金賜有司所舉德行才能之士安州崔秉仁者同進士出身 壬戌金右丞相瓜

勸佳清臣進封戴國公西京留守完顏守貞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右丞劉暉卒是日金主將擊毬於臨武殿聞暉卒而止其後金主謂宰臣曰人爲小官或稱才幹及其大用則不然如劉暉固甚幹然自世宗朝逮事朕於事多有知而不言者若實愚人不足論若知而不肯盡心可乎守貞曰春秋之法責備賢者金主曰夫爲宰相而欲收恩避怨賢者固若是乎 秋七月己巳留正復論姜特立繳納出身以來文字待罪于范村帝不復召正而特立亦不至 丙子以旱決滯獄 壬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吏部尙書余端禮同知院事時知中江縣游仲鴻赴召至汝愚以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幹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 以永州防禦使陳源爲入內侍省押班中書舍人陳傳良不草詞 乙酉叙州蠻寇邊遣兵討平之 己丑金以同判大陸親府事完顏襄爲樞密使 八月丙申蠲紹興丁鹽茶租錢八萬二千緡 庚子金大赦 丁未金主釋奠孔子廟北向再拜 辛亥金國史院進世宗實錄 戊午賑江東浙西淮西旱傷貧民 九月戊辰金以參知政事瓜勒佳衡爲尙書右丞戶部尙書馬琪爲參知政事 庚午重明節百官上壽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己卯上壽聖皇太后尊號曰壽聖隆慈皇太后中書舍人陳傳良上疏曰陛下之不過重華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卽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旣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眞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甲申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李后挽留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傳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欲頭耶傳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禮也傳良曰子諫父不

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修撰不受戊子著作郎沈有開祕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會上召嘉王倪思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帝爲動容時李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濼因齊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有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帝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輩不逮也帝怒出思知紹興府 癸未夏國主仁孝卒年七十國中謚爲聖德皇帝廟號仁宗陵號壽陵仁孝重文學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祐立改元天慶 冬十月己酉朝獻景靈宮夜地震庚戌朝獻於景靈宮夜又地震壬子祕書省官請朝重華宮疏三上不報 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慶會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明日會慶節帝以疾不果朝萬卿率百官賀於重華宮侍從上章居家待罪詔不許嘉王府翊善黃裳力勸帝朝重華帝曰內侍楊舜卿告朕勿往裳卽上疏請誅舜卿臺諫張叔椿章穎上疏乞罷黜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皆不報起居舍人彭龜年奏言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門安如此書者殆數十恐非所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不報 庚申帝將朝重華宮復稱疾不行丞相以下上疏自劾請罷政不報黃裳嘗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作乃上疏曰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無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爲憂乎夫焚廩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唯陛下一人陛下遽豫壽皇焚香祝天爲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廩浚井之事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爲憂乎肅

宗卽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輒之事爲憂乎輒與蒯瞶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頤神北宮以保康寧非有爭心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爲疑乎父子責善本生於愛惟知者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爲聖帝責善之心出於仁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乃若可疑則有之貴爲天子不以孝聞敵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下不疑小人將起爲亂此可疑也而陛下不疑江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不疑事有不須疑者則疑之其必可疑者反不以爲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則天下慕義矣 金主好文學嘗嘆文士無及黨懷英者完顏守貞奏進士中若趙淵等甚有時譽金主曰出倫者難得爾守貞曰間世之才自古所難國家培養久則人才將自出矣守貞因言國家選舉之法惟女直進士得人居多此舉宜增取其諸司局承應人舊無出身大定後纔許任使經童之科古不常設唐以諸道表薦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以爲無補罷之皇統間取及五十人因爲常選天德間尋罷陛下卽位復立是科取及百人誠恐積久不勝銓擬宜稍裁抑以清流品又言節用省費之道金主嘉納旋詔有司會試毋限人數趙彥逾等復力請帝朝重華十一月戊寅帝始往朝尙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到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 庚辰留正赴都堂視事命姜特立還浙東日中黑子滅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郎中徐誼諭旨乃復入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歷乃在二十日癸未請將修內作所掌銅表圭降付太史局測驗從之 丙戌金詔諸職官以臧污不職被罪以廉能獲升者令隨路京府州縣列其姓名揭之公

書以示懲勸 十二月戊戌帝朝重華宮 金判定武軍節度使鄭王永昭以謀反伏誅初崔溫郭諫馬太初與

永昭家奴畢慶壽私說讖記災祥慶壽以告永昭諫頗能相人永昭乃召之相己及妻子皆大貴不與諸王比復

召溫太初論讖記天象溫曰丑年有兵災屬兔命者來年春當收兵得位諫曰昨見赤氣犯紫微白虹貫月皆主

丑後寅前兵戈僭亂事永昭深信其說乃陰結內侍鄭兩兔伺金主起居以溫爲謀主諫太初往來游說河南統

軍使布薩揆舊作陳敷尙永昭妹韓國公主永昭謀取河南軍以爲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都尉富察都

舊作蒲喇致書於揆且先請婚以觀其意揆拒不許結婚使者不敢復言不軌事永昭家奴董壽諫不聽以語同輩

遷嘉努舊作千家奴今改遷家努上變永昭時在京師詔完顏守貞等鞫問連引甚衆久不能決金主怒召守貞等問狀瓜

勒佳清臣奏曰事貴速絕以安人心於是賜永昭及妃卞王二子安春阿遜公主常樂自盡富察都崔溫郭諫馬

太初等皆棄市布薩揆雖不聞問亦坐除名董壽免死隸監籍遷嘉努賞錢二千貫特遷五官雜班叙使增置諸

王府司馬一人監察門戶出入自是諸王制限防禁愈密矣 金主命有司以鄭王財產分賜諸王溇國公主財

物分賜諸公主戶部郎中李敬義言恐因之生事金主又欲以董壽爲宮監籍都勾管並下尙書省議完顏守貞

奏陛下欲以永昭等家產分賜懿親恩命已出恐不可改今已減諸王弓矢府尉伺其出入臣以爲賜之無害如

董壽罪人也釋之已幸不宜更加爵賞金主從之 壬寅右司諫章穎以地震請罷葛郵疏十餘上不報 庚戌

判隆興府衛國公趙雄卒後諡文定 甲寅金冊長白山之神爲開天宏聖帝 以朱熹爲湖南安撫知潭州使

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是歲金大有年邢洛深冀河北十六穆昆之地野蠶成繭

紹熙五年金明昌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御大慶殿受羣臣朝遂朝重華宮次詣慈福宮行慶壽禮 乙丑金昭容李

宋紀 光宗皇帝

民進位淑妃追贈其祖父官妃兄喜兒舊嘗爲盜與弟鐵哥皆擢顯近勢傾朝野射利競進之徒爭趨走其門
己巳金尙書省進區田法詔其地務從民便又言遣官勸農之擾命提刑司禁止之 癸酉壽皇不豫 乙亥金
以希尹始製女直字詔加封贈依舊額立廟整屋例祠於上京春秋致祭 丙子大理寺奏獄空 癸未右丞相
萬奴罷郊爲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士論惟恐其人聞之 丁酉金詔購求崇文總目內所闕書籍
金初定長吏勸課能否賞罰格 二月乙未趙汝愚余端禮以奏除西帥不行居家待罪戊戌以荆鄂諸軍都統
制張詔爲興州諸軍都統制 癸丑金命宣徽使伊喇敏等相視北邊營屯經畫長久之計 三月壬申金初定
錢禁 乙亥合利州東西爲一路 庚辰金初定日月風雨雷師常祀 戊子金置宏文院譯寫經書 夏四月
壽皇疾浸棘羣臣數請帝問疾重華宮皆不報甲午帝與皇后如玉津園兵部尙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且曰陛
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
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不疑
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譎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
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卽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
雖有此言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上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離班伏地扣額血流漬鬢帝曰素知
卿忠直欲何言龜年言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
不住 丙申太師致仕魏國公史浩薨年八十九追封會稽郡王諡文惠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壽
皇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

詆浩尤甚浩薦濟寧內制壽皇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
盡其寬厚類此 己亥朝獻於景靈宮 壬寅以不雨命決繫囚釋杖以下 甲辰侍從入對請朝重華宮己酉
太學生陳肖說等以帝未朝移書大臣事聞帝將以癸丑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昃帝復辭以疾於是羣
臣請罷黜待罪者百餘人詔不許 乙卯金主奎景明宮御史中丞董師中侍御史賈鉉路鐸等各上疏極諫金
主不說道人諭之曰卿等所言非無可取然亦有失君臣之義者其戒之 丙辰侍讀黃裳祕書少監孫逢吉等
再上疏請朝重華丁巳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或近上宗戚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
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 五月辛酉朔辰州獠賊寇邊 壽皇疾大漸欲一見帝數顧視左
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戊辰留正等率宰執進見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諫羅點進曰
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靈殿內侍闔門衆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以所請不從
求退帝令知闔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執
出殿門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及趙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追切獻忠舉措
失體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
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甲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請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爲
之感動 戊子金以桓撫二州旱遣使禱於緡山 六月戊戌夜壽皇聖帝崩年六十八遣詔改重華宮爲慈福
宮建壽成皇后殿於宮後以便定省以宮錢百萬緡賜內外軍是夕重華宮內侍訃於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
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翌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晏不出太宗正丞李大性上

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況金使祭奠當引見於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不爲
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蓋言成人畏子臯之來方爲制服其服乃子臯爲
之非爲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 辛丑丞相率百官拜表請就喪
次成服壬寅壽皇大斂嘉王復入奏詔俟病愈過宮成禮留正與趙汝愚議介少傅吳玠請壽聖皇太后垂簾暫
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
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心騷動爲社稷憂請依唐肅宗故事羣臣發喪太極殿皇帝成服禁中然喪不可以無主
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代行祭奠禮太后許之是日白氣互天 乙巳尊
壽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爲皇太后 丁未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
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曰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
請帝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
之大懼 是月金主獵於呼圖里巴山舊作胡土白今改行拜天禮曲赦西北路遂如秋山 秋七月辛酉留正因朝臨伴
仆於庭卽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
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卽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后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
儲詔未下遽及此它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遁甲子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卽位尊帝爲太上皇
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時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徐誼以書譙汝愚曰自
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

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太皇太后命不可知問門事韓侂胄與同里蔡必勝同在閤門可

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於太皇太后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兩日不獲命遽巡將退內侍關禮

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候入見太皇太后而泣問其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

保無亂者乎太皇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

下太皇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它人異乃欲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

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皇太后問侂胄安在禮曰已留其俟命太皇太后

曰事順則可命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皇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對侂胄復命且已向夕汝愚始

以其事語陳騷余端禮亟命嚴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期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

時將禪祭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羣臣入王亦入

攷吳四朝見開錄云召嘉王暨吳興入憲聖大勳不能聲先諭吳興曰外議皆謂立憲我思萬事當從長嘉王長也今且教它做

了爾卻做自有祖宗例吳興色變拜而出接見開錄所謂吳興即魏王愷之子柄時封國公後乃封吳興郡王即沂王也當日嘉王問疾重華已繫中外之心何至外議皆謂立柄太皇太后何故並召且諭以還相傳位之意此必傳聞之謬見開錄又謂吳興先爲備問語益誕矣今不取汝愚率

百官詣梓宮前太皇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言曰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

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皇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

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皇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

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移御泰安宮太皇太后覽畢曰甚

善汝愚曰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太皇太后主張又言上皇疾未平

驟聞其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皇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

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言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帳被黃袍方卻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延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登御座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命舜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靳與舜卿傳奏皇太子卽位乃出寶與之汝愚卽喪次召還留正尋詔秋暑上皇未須移御卽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中外晏然 乙丑太皇太后命立崇國夫人韓氏爲皇后后琦六世孫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爲后 丙寅大赦 丁卯侍御史張叔椿劾留正擅去相位徙叔椿爲吏部侍郎 戊辰詔求直言校書郎蔡幼學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爲安靜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損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帝稱善 庚午詔祕閣修撰知潭州朱熹詣闕 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正旣去帝卽位以爲大行攢宮總護使入謝復出城太皇太后復命速宣押趙汝愚復以爲請帝手札遣使召正還 趙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乙亥以汝愚爲右丞相陳騭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 戊寅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爲武康軍節度使 辛巳以趙汝愚爲樞密使 壬午以知閤門事韓侂胄爲汝州防禦使初侂胄欲推定策功意望節鉞趙汝愚曰吾宗巨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宜州觀察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與知閤門劉弼言於汝愚

曰侂冑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侍御史章穎等劾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詔億年源與外祠舜卿與內祠 甲申以兵部尚書羅點簽書樞密院事 戊子罷楊舜卿內祠林億年常州居住陳源撫州居住 八月辛卯初御行宮便殿聽政 癸巳除知潭州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先是黃裳爲嘉王副翊善上皇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須天下第一等人士上皇問爲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經義告王曰此朱熹說也王善之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召入經筵熹在這聞泰安朝禮尙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卽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歡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不報 甲午增置講讀官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爲之 丁酉以生日爲天祐節尋改曰瑞慶 壬寅詔經筵講官開陳經旨救正闕失 進封皇弟許國公柄爲徐國公 辛亥金主還都金主謂宰執曰應奉王庭筠朕欲以詔誥委之其人才亦豈易得聞文士多妒庭筠者不論其文顧以行止爲訾大抵讀書人多口煩或相黨昔東漢之士與官者分明固無足怪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馬光王安石均爲儒者而互相排毀何耶遂遷庭筠爲翰林修撰 壬子金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而東尙書省奏都水監官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詔王汝嘉等各削官兩階杖七十罷之命參知政事馮珙往視仍許便宜從事河自元符二年東流斷絕北流合御河至清州入海頗爲通利南渡後地入於金河始離溶滑故道時有決溢至是河決陽武由封邱東注梁山濼分爲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淮汲胙之間河流遂絕 丙辰內批罷左丞相留正以趙汝愚爲右丞相初正言陛下勉徇羣情以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實非頒爵之

時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部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擴宮不合侂胄因間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及來謁辭不見侂胄慙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朱熹辭新命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實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壽皇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請別求吉兆詔集議熹上議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丁巳金賜從幸山後親軍銀絹有差九月庚午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爲矯激崖異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苟不正才雖過人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辛未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壬申以刑部尙書京鏜簽書樞密院事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憾之韓侂胄乃引以自助冬十月己丑右諫議大夫張叔椿再劾留正擅去相位詔落正觀文殿大學士庚寅更泰安宮爲壽康宮金遣戶部員外郎何格賑河決被災人戶癸巳雷乙未詔以陰陽謬整雷電非時臺諫侍從各疏朝政闕失以聞甲辰以朱熹言趣後省看詳應詔封事庚子以久雨命決繫囚釋杖以下辛丑雅州蠻寇邊土丁拒退之尋出降乙巳上大行皇帝諡廟號孝宗丙午復以朱熹奏御瑞慶節賀表庚戌改上安穆皇后諡曰成穆安恭諡曰成恭金故尙書左丞張汝弼妻高陔幹以逆謀伏

誅汝弼與鎬王永中甥舅也陰相爲黨金主卽位高陞幹每以邪言怵永中覲非望責永中母元妃張氏像奉之甚謹挾左道爲永中祈福事覺有司鞠治陞幹伏誅詞連汝弼金主以在汝弼死後得免削奪是月建福靈殿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門事劉敞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因問計敞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敞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御史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除監察御史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爲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充金人弔祭館伴使熹復貽書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爲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爲慮右正言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出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俯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幸也固辭奉祠歸養閏月庚申以孝宗將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曹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詔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言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趙汝愚不以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但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爲廟制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汝愚不從乃祧僖宣二祖更創別廟以奉四祖戊寅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數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聽者聲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疏奏極言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下韓侂胄大

怒使優人峨冠闊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冑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請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拜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侂冑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驛御史吳玘吏部侍郎孫逢吉知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艾力辨其故帝不聽彭龜年言始巨約熹同論侂冑熹罷臣宜併斥不報侂冑銜之游仲鴻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去之不以正講官朱熹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請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急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王介上疏言陛下卽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移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內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爲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乎金主問輔臣曰孔子廟諸處何如完顏守貞曰諸縣見講建立金主因曰僧徒修飾宇像甚嚴道流次之惟儒者修孔子廟最爲誠裂守貞曰儒者不能長居學校非若僧道久處寺觀金主曰僧道以佛老營利故務在莊嚴閭侈起人敬奉布施非所以爲觀美也壬午詔改明年爲慶元元年金參知政事馬琪自行省回具奏河防利害丙戌以翰林待制鄂屯德作奧屯今改忠孝權戶部侍郎太府少監溫仿權工部侍郎行戶工部事修治河防十一月丙午帝自重華宮還大內庚戌以韓侂冑兼樞密都承旨初詔侂冑可特遷二官侂冑覬覦節鉞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爲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詔行孝宗皇帝三年喪先是有司請于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時朱熹在講筵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